

## 中譯本導言

陳廷忠

澳洲華人神學研究中心主任

澳洲墨爾本華人神學院研究院士兼高級講師

修道運動是基督教發展歷史上最重要的宗教活動，從教會開始在歐洲盛行，一直到現在，雖然以各種方式出現，有的制度組織俱全，有的成為個人在繁忙生活中，以寧靜片刻尋找在上帝同在與安慰的模式，無論是用甚麼形態，都已經深深地扎根在信徒的生命中。雖然一些宗派排擠太制度化的組織，這樣的組織也在現今社會中受到批評，可是修道運動的根本理念與理想，仍然保持它的影響力。

修道運動最強烈的理念是着意地把時間與空間分別出來，哪怕是忙碌煩囂中角落的片刻，或者長期一生在修道院中靜修，都是在挑戰一般俗世生活的競爭洪流。這原是為了自己尋找平衡的自願行動，但是需要兩種違背日常活動的決心：自身的規律，以及不隨波逐流的毅力；不是逃避現實的負累與責任，而是要在自願赤簡的意識形態上，嘗到生命的精華。日子久了，習慣成自然，也漸漸地對這樣的生活模式，產生更強烈的要求，出現了衡量屬靈生命的深度性目標的尺度，稱之為「更高」、「更深」、或者「更完全」的靈性。約翰·克利馬科斯（John Climacus，又譯「天梯約翰」）之《神聖攀登的天梯》（*The Ladder of Divine Ascent*）就是這樣的一卷衡量靈性尺度的「手冊」。但是，基督教的靈性

觀不會停留在靈性的提升，它的教導最終的目的是與上帝融契，任何靈性的培育都是往這個至高的方向邁進，因此就與「新紀元運動」的靈性追尋有極大的分別。

約翰·克利馬科斯曾是世界最古老的修道院，西奈山的聖凱瑟琳修道院（St. Catherine's Monastery）的院長。他以《神聖攀登的天梯》最具盛名。原著的讀者是蘇彝士海灣上瑞圖（Raithu）的修道群體，後譯成中東多種語言，拉丁版的也有。本書出現於修道運動最盛行的年代；最初是埃及沙漠教父傳統冥靜的革命性運動，後來延伸到中東各地，也由約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將修道主義傳到歐洲。而克利馬科斯是屬於東方基督教傳統，在演繹修道主義時，這個傳統有相互影響的作用：承接東方傳統的神學體系，也為這個體系增加了獨特的貢獻，尤其是他的《神聖攀登的天梯》就在東方靈修傳統產生了極大的影響。<sup>1</sup>

## 一、《神聖攀登的天梯》之作者

《神聖攀登的天梯》（下稱《天梯》）又稱《樂園之梯》（*The Ladder of Paradise, Scala Paradisi*），<sup>2</sup>有三十階，每一階都是談論屬靈生命的德行與惡行。《天梯》原讀者是一群東方修道運動的修士。這是一道無止境的掙扎路程，不是與外在的事物鬥爭，而是要淨化有罪的內在靈性，這樣聽起來只讓人望而生畏，既然是無止境的掙扎，就沒有最終的勝負！約翰·克利馬科斯的

1. 克利馬科斯的靈修神學是扎扎实實的東方傳統的產品，參 M. Heppell, 〈導論〉（Introduction），載 St. John Climacus，《神聖攀登的天梯》（*The Ladder of Divine Ascent*; trans. Lazarus Moo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59），頁 13-33；並參下文「《天梯》的影響」。

2. 《天梯》的原著取自 Migne，《教父文獻集成（希臘篇）》（*Patrologia Graeca*）卷八十八，這是一八六四年的版本（632-1208 段），也有一些抄本散見在希臘語的修道院中，已經翻譯成歐洲各語系，俄語的也有，據我們所知，本書是第一本中文譯本。

教導是經驗之談，他自己經過四十年的掙扎，仍然不滿足於現況，與弟子們分享時常常提及自己的經歷，不讓讀者覺得只是苛刻要求的理論，而是實際面臨的問題。

我們所知道關於約翰·克利馬科斯的生平資料非常稀少，也不知這本《天梯》的作者生與死的年日，只知道他寫了這本影響極深的書卷。<sup>3</sup>我們只知道他名叫約翰，為了分辨眾多的同名人物，被稱為克利馬科斯，希臘文的意思也是「梯子」，皆因他這本名著的緣故。

克利馬科斯隱居的聖凱瑟琳修道院位在西奈半島的摩西山（Jebel Musa），由當時篤信基督教的君王游斯丁尼（Justinian）於五六年間為西奈的修士建造的。<sup>4</sup>相傳；那裏是摩西與上帝會面之處（見《出埃及記》20:18-21）。那是極度嚴峻不毛之地，在克利馬科斯的著作中很能反映這樣的貧瘠理念，一種極度簡樸的環境所能體會的極度苦修。他提到三種修道生活模式：一種是完全獨處的隱居生活，另一種是與兩三個修士一起居住、但是保持緘默的生活，以及以忍讓為依歸的群體生活。<sup>5</sup>根據韋爾（Kallistos Ware），這也是聖凱瑟琳修道院的建築範圍的三種特色：願意隱修獨處的修士居住在修道院堅固的圍牆內，由一位主持來掌管；還有一些在外圍建造小斗室過緘默生活的修士，最後還有較為放鬆的弟兄會群體，由一位靈性導師主領弟兄們的生活學習。克利馬科斯也就按步就班地，十六歲時先從弟兄會

3. 瑞圖（Raithu）的一位修士丹尼爾（Daniel）只是提到一些關於約翰的資料，文見《教父文獻集成（希臘篇）》，卷八十八，頁 595-608。一些資料似乎提到他可能於五七九年生，六四九年卒，見如 F. Nau, 〈論聖約翰·克利馬科斯的死亡日期〉（Note sur la date de la mort de S. Jean Climaque），載《拜占庭學刊》（*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xi [1902]），頁 33-37。

4. 以下資料來自 Kallistos Ware, 〈導論〉（Introduction），載 John Climacus，《神聖攀登的天梯》（*The Ladder of Divine Ascent*; trans. Colm Luibheid & Norman Russell; New York: Paulist, 1982），頁 1-6。

5. 《天梯》1:16（指《天梯》第一階第 16 節，引述方式不同）。

的組織中，在一位院長馬提里烏斯（Abba Martyrius）的靈性指導下，十九歲時就正式成為修士。馬提里烏斯死後，他又轉入獨修生活。他在《天梯》所描述的靈性更新進程幾乎可以說是按照自己親身的經歷，從「淚的恩賜」、禁食、冥靜，到不住的禱告，都是他在四十年的獨修生涯中體會出來的。他也曾經探訪過埃及亞歷山大城的一間頗有名氣的修道院，見證了種種嚴厲的修道制度，將他所見所聞記錄在《天梯》書中，<sup>6</sup>所謂順服與悔改的舉例與參考。

四十年的獨修生涯終於被打斷，克利馬科斯被選為修道院院長，也在這時候，有人邀請他指導如何過「像古時摩西在聖山上所見的異象與經歷」，從而完成了這傳世的作品。但他臨終時又回到「冥靜」的獨修生活。

## 二、《天梯》的靈修神學

雖然克利馬科斯是在極度貧瘠的環境中寫下這本傳世之著，可他的想象力卻一點也不受龜裂的處境所限制。他經常使用人們日常的境遇與熟悉的事物來描述靈性的光景，讓讀者目不暇給；所以他雖然表面上抗拒任何世俗的事物，其實並不是要求他的修士群體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退隱者。世俗的事物不能帶來永久的價值，但是起碼能引伸至靈性的功課。不只這樣，他也在著作中透露對人的心理與動機的洞察力，看出他深睿的修養，因此能成為眾人的靈性導師。

《天梯》的原讀者是克利馬科斯之修道院的修士，但是他在書寫的過程中常提到比這些修士群體更廣的讀者，引用羅馬書的話：「上帝不偏待人」（《羅馬書》2:11），暗示每一位願意走向靈性深處的讀者都能從他

6. 《天梯》4；5。

的著作中尋到可行的道路，<sup>7</sup>他甚至願意那些已經婚嫁的也能學習成為效法基督的人，用最實際的勸勉來鼓勵他們，堅持最簡要但也是最需要的美德：純真、節慾、克制！<sup>8</sup>雖然如此，他還是很實在地說，這樣的嚴謹生活模式終歸不是每個人能達至的，譬如悠長獨處禱告的方式只適合修士，信徒若能保持與其他會眾同心禱告已經足夠了。<sup>9</sup>

克利馬科斯不是在修道院的神學空中樓閣上書寫他的作品。在《天梯》中，他至少也透露他在隱修生活中也在閱讀其他教父的著作如卡西安、<sup>10</sup>、納西昂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sup>11</sup>伊瓦格利烏斯（Evagrius）、<sup>12</sup>奧利金（Origen）<sup>13</sup>等。但是我們能肯定的是克利馬科斯深深沉浸沙漠教父的傳統中，無論在神學、或者實踐上都是承襲早期的修道運動的精華，雖然他比較偏向教導激昂的自我鞭策，這也是無可厚非。從歷代修道運動看，經常出現「物極必反」的現象，初期的沙漠教父較為注重平衡的思維與實踐，但是為了遷就更多人在意志上的柔弱，漸漸地出現了越來越放鬆的現象，在這樣的境遇上，必有人提倡「回歸原狀」，也相應地比原初的規則更嚴格。克利馬科斯書寫著作時，距離早期沙漠修道運動興盛時期已有三百年，在修道運動紛紛流入城市的時候，在貧瘠的沙漠地帶建設修道院的特色就是回歸起先沙漠的樸修。處於頗與世隔絕的空間，同時心靈也要承受隔絕與缺乏，這不再是

7. 參《天梯》1:1-3。另參1:25。

8. 參《天梯》1:10。

9. 參《天梯》19:5。

10. 參《天梯》4:105。

11. 參《天梯》15:前言；22:1。

12. 參《天梯》12；14。

13. 參《天梯》5:41。

「人造」的修道環境，而是在自然的貧乏中，去尋找另類的滿足；再加上這時候已開始出現伊斯蘭教蠢蠢欲動地威脅基督教在中東各地的存在，我們不難體會克利馬科斯語重心長的嚴格教導。雖然如此，《天梯》不像聖本篤（St. Benedict）的會規，這裏沒有規定如何守規、如何進行禱告或者講解修道院如何操作等的實際問題，克利馬科斯假設這些都是修士理應清楚、也願意遵行的條規，他注重的是修道院會規背後的靈性培育，是生命的價值反省。

克利馬科斯將靈性的提升分作三十階，以《聖經》中雅各夢中的天梯為藍本（《創世記》28:12），<sup>14</sup>這樣的描述方法其實在他之前也有。<sup>15</sup>克利馬科斯又以耶穌受洗之前的三十年隱藏年歲作為三十階的依據，對他來說，耶穌這三十年是他登上靈性高峰的預備。這三十階的設計與解釋表面上看來沒有嚴格的方向，像一位導師與弟子們交談時的筆錄所湊成的一卷書，雖然有三十階，只有前七階環繞在轉化生命的勸告，<sup>16</sup>其他在主題上似乎環繞在所謂的「七項致命的罪行」，而最後約五階屬於進深的階段。我們的問題是，克利馬科斯的言辭很多地方有重複的現象，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他不把這三十階當作是明顯的「步步高升」現象，亦即修士們不能以為上了新的一階就表示不會重返過去的階段，所以要常常提醒不要重犯。但是，無論如何，克利馬科斯策劃這三十階的目的非常明顯，他說：

我們棄絕塵世的初期，實踐這些美德自然需要承受痛苦和辛勞；但等到我們取得進展，就不再感到傷痛，或者只有少許的傷痛。而一旦我們的世俗意識被愛主的熱誠消融掌控，我們就能滿懷喜樂、渴望、摯愛和神聖火燄，來實踐這些美德了。<sup>17</sup>

每一階都有退後的可能性，因此：

讓我們滿懷喜悅和愛心，衝進這場正義的戰鬥。讓我們對敵人毫無畏懼。我們儘管看不見他們，他們卻能看到我們的靈魂狀況。如果發現我們因畏懼而退縮，他們就會拿着武器，更加兇狠地攻擊我們，因為這些狡猾的傢伙已經觀察到我們的恐慌。所以，讓我們武裝起來，無所畏懼。沒有人願意與一個堅強的戰士交戰。<sup>18</sup>

雖然如此，克利馬科斯仍然很清楚地以最傳統的方式來表達他的靈程學。他一開始就道明靈性進程的目標：「基督徒是指其思想、言語、行為都竭力效法基督的人。他們都能正確地、無可指責地信仰神聖的三一。」<sup>19</sup>到了末尾的第三十階，他又複述基督徒要培育的美德與三一神的關係。這裏可能就是克利馬科斯構造他整卷書的原則與旨趣。關於書卷的組織構架，研究本書的學者各持不同的見解，<sup>20</sup>我們這裏也不例外地提議一則較合理的理解，旨在打開克利馬科斯的靈程指示。

14. 參《天梯》結尾，30:36。

15. 如納西昂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演說》[Oration]，43，71）；克里索斯頓（John Chrysostom，《約翰福音講道集》[Homilies on John]，83，5）。

16. 甚至有的學者認為只是前三階而已，見 G. Couilleau，詞條「聖約翰·克利馬科斯」（Jean Climaque, Saint），載《靈性辭典》（Dictionnaire de la Spiritualité, viii [Paris, 1972]），欄 369-389。

17. 《天梯》1:16。

18. 《天梯》1:22。

19. 《天梯》1:4。

20. 參 R. T. Lawrence，〈神聖攀登的天梯的三重結構〉（The Three-fold Structure of the Ladder of Divine Ascent），載《聖弗拉迪米爾神學季刊》（St. Vladimir's Theological Quarterly, 32.2 [1988]），頁 101-118。

首先，第三十階作為最後一階，以保羅的話來做結束：「如今常存有信、望、愛，其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書》13:13）。克利馬科斯在第二十七階之後加了一段「前面所有內容的概要」，一開頭也以「信、望、愛」為概述的組織主題，<sup>21</sup>雖然這則概述不像現代人想象的每階的摘要，但是我們的確能先肯定克利馬科斯加了這「概述」的原因就是要把前面各階與後面第二十七至三十階分開，讓它們組成一格，用庫約（G. Couilleau）的分段，這是「與上帝聯合」的步驟與階段：冥靜、禱告、超然靜寂、愛。<sup>22</sup>庫約又將起初的三階分出來，稱之為「與世界切斷」：摒棄、超脫、流放。<sup>23</sup>其餘二十三階都是關於身、心、靈的操練：第四至第七階屬於意識形態的轉化；第八至二十三階屬於美德的培育；第二十四至二十六階屬於靈性的更新。因此從「與世界切斷」以致「與上帝聯合」，要經過以上的三個階段：意識形態的轉化；美德的培育；靈性的更新。雖然克利馬科斯在描述靈性的提升時，經常使用嚴厲的言辭與消極、甚至恐嚇的警告，可這些都是為了讓修士們保持警戒，他的勸勉與教導仍然是積極、具盼望的。他既然以「信、望、愛」作為組織主題，我們也能看見這三十階也循着這組織主題來分階段，因此根據以上的分析，以下是整卷書結構的提議：

21. 參《天梯》26:s1-3。（段落數字前面的字母“s”，指第二十六階「前述所有內容的概要」起始的段落。）

22. 參 Couilleau，詞條「聖約翰·克利馬科斯」，欄 373。

23. 同上。

### 《神聖攀登的天梯》結構圖表

#### A. 「與世界切斷」的階梯：以「信」為基礎

- 1. 摆棄；2. 超脫；3. 流放；

#### B. 建立美德的階梯：以「望」為力量

##### 意識形態的轉化

- 4. 順服；5. 悔改；6. 謹記死亡；7. 哀慟；

##### 美德的培育（關於「八項致死的罪行」的警告）

- 8. 憤怒；

相關的罪行：9. 怨恨；10. 詆謗；11. 饒舌；12. 撒謊；

- 13. 消沉；

- 14. 貪食；

- 15. 淫念；

- 16. 貪婪；

相關的德行：17. 窮困；

- 18. 麻木

相關的罪行和德行：19. 貪睡；20. 警醒；21. 膽小；

- 22. 虛榮；

- 23. 驕傲；

##### 靈性的更新

- 24. 謙和；25. 謙卑；26. 洞見；

（前面各階的概述：有「信」、有「望」、就要登上「愛」的階梯）

#### C. 「與上帝聯合」的階梯：以「愛」為依歸

- 27. 冥靜；28. 禱告；29. 超然靜寂；30. 愛

第二十六階後的概述最能看到「信、望、愛」的組織主題，克利馬科斯這樣說：

信仰堅定乃是摒棄之母……毫不動搖的盼望是  
通向超脫的門徑……對上帝之愛是流放的基礎。<sup>24</sup>

### 1. 「與世界切斷」的階梯

《天梯》的第一段可稱為「與世界切斷」的階梯，雖然在組織上分成三階，內容卻是一個觀念的三重奏：悔改轉化。「與世界切斷」聽起來似乎這完全出自人的決定，但克利馬科斯堅持說：「我們被呼召乃是來自上帝，而非來自人。」<sup>25</sup>雖然有人老大不願意的來了，但是像一個不是因為要治病而到醫院去的人一樣，他會因着醫生的愛心關懷而折服，能讓瞎眼的得到醫治。<sup>26</sup>既來之、則安之，既然已經棄絕了世界，就要在思想與行動上轉化意念，上帝的愛讓他自願放棄一切讓他留戀世俗物質的慾望，像《聖經》裏的年輕人一樣，他「還缺少一件，去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自己成為一個乞丐，去接受別人的施捨。」<sup>27</sup>有了不留戀世俗的心，就要與周圍的人劃清界限，這種「超脫」是「逃脫自己的親屬與陌生人的牽掛」。這是完全的轉化：讓上帝取代物質與人倫關係，雖然可能有切膚之痛，但是意志已經堅決要轉移方向。克利馬科斯也知道這是非常難捱的過程，從舊的、已經慣了的事物環境轉移到新觀念，雖然產生憧憬，但起初仍然是觀念而已，這時修士們最大的誘惑就是產生節節敗退的心理障礙。

24. 《天梯》26:s1-3。

25. 《天梯》2:2。

26. 參《天梯》1:18。

27. 《天梯》2:4。

### 2. 建立德行的階梯：意識形態的轉化

《天梯》第二段本身就是一種悔改轉化的操練（Conversion program），是向着上帝的愛完全降服與開放的操練。<sup>28</sup>每一個向着「善」的選擇能堅固「向善」的習性，也讓往下一個「向善」的選擇更具情理。可每一個向着「惡」的選擇減弱了「向善」的習性，因此「向善」是一生的舉動，其中大有退後的危機，因此在克利馬科斯的眼中，每一級階梯都是險峻的，他甚至說「不要驚訝自己每天都會跌倒」，但是「不要放棄，而是要勇敢地站立起來。護衛你的天使肯定會獎賞你的耐心。新近的傷口容易癒合；但是被忽略的潰爛舊傷就不容易。它們需要更悉心治療，像切除，敷藥和燒烙。許多長期忽略的傷口已經難以治癒，但在上帝凡事都能」。<sup>29</sup>

在進行意識形態的轉化中，修士不是自己闖入未知的空間去盲目摸索，克利馬科斯主張先把自己擺在靈性導師膝下，學習成為順服的人，主要的目的是以外在的順服來降服內在的自我意志；順服於他人就是放下自己，願意接受一些指定的價值取向：「順服就是在所有事情上，即便以為是好事，都至死不敢相信自己」，<sup>30</sup>順服的舉動做多了就會成自然，成為習慣。克利馬科斯認為外在的好習慣能成為內在轉化的力量，行在「善」中的人，心中自然充滿「善」的念頭；他給了眾多的例子來證實順服是轉化意識形態的首要步驟。<sup>31</sup>

到了第五階時，克利馬科斯仍然引用一些修士們的

28. 參 James R. Price，〈朗勒根和克利馬科斯的轉化及恩典的教條〉（Conversion and the Doctrine of Grace in Bernard Lonergan and John Climacus），載《聖公會神學評論》（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57 [1980]），頁 339。

29. 《天梯》5:30。

30. 《天梯》4:5。

31. 參《天梯》4:11-126。